

何处不相逢

□ 肖肖霞

多年前,我有过一只猫,通体雪白,两眼纯净。略有脾气,但一心依赖于我,名唤马力。那时,我还有一个梦,为此梦,我将马力寄养于他人。不曾想,后来,梦碎,猫失。而我,也因此而有过一段寂寥荒芜的日子。

前阵子,我去看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,好友也爱猫。她问我,为何不再养一只猫,你会觉得圆满很多。我不是不想,只是害怕,自己心无居所,又何以护另一生命稳妥,像当初马力那样?那天,在好友那呆了半晌,看那一屋子猫咪好不热闹,好友翻出几张小猫的视频给我看,那一颗颗萌萌萌萌的小脑袋瞬间萌化了我的心。回去之后,纠结了一晚,终是下定了决心。

几日后,好友陪我来到猫咖,一只三个月大的蓝白小猫彻底征服了我,当场付了定金。店家问我:“有没有想好叫什么名字?”作为一个钢琴老师,我随口便说:“叫肖肖,随我姓。”就这样,又是添置猫窝、猫砂、猫粮……待一切齐全之后,像迎新娘一样把肖肖接回了家。

《猫相经》里称黑白白肚的猫咪为“乌云盖雪”,肖邦不黑,是灰,像盖了床灰棉被一般,白肚子,白围脖,白嘴巴,下巴一小撮灰,整张脸像蝙蝠侠一样带了面具。往那里一站,虎虎的两只眼睛,妥妥一个呆萌呆萌的小蝙蝠侠。

相较于马力,肖邦更为温顺,也更黏人。接肖邦回来前,我还担心巧巧和小咯咯(家里的两只鹦鹉)日子会不好过,也脑补过以怎样一幅霸气护短的面孔来教训欺负两只小鸟的肖邦。但没想到,肖邦回来后,这两个物种各自相安无事。有时候,肖邦还会悄悄往笼子旁边一趴,睡得甚香,倒有几分互相守护的味道。

这黏人的小家伙,每天天刚亮,它便蹲在阳台的落地窗前,巴巴朝屋里望。待我醒来,开了窗,它便迫不及待地两腿一蹬跳了进来。也不走远,就这样盘旋在我的脚边。抬头竖尾,可怜兮兮地拖着那细细哑哑的嗓子冲我撒娇,时不时还用小脑袋蹭蹭我。

小猫都很调皮,肖邦也不例外,每每吃饱喝足之后,便脱了缰似的在屋里撒野。只要它高兴,一张纸,一片叶子,或是一根棉签,它都能自得其乐地玩半天。两只前爪,左爪扒拉两下,右爪扫一扫,两爪一起合拢抓起,一不小心弄丢了,又慌不迭地用嘴巴去叨。只要它在,屋里倒也热闹了许多。有时候,什么也不要,它也能和自己设想出来的假想敌追逐半天,玩命地跑,躲,再举着脑袋煞有介事地窥探,再跑、再躲。凳子底下,钢琴上,书架旁,家里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它的据点。

有时候我在房间里整理东西,忽然就觉得家里似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,于是便唤它:“肖邦,肖邦”几声下来,它便从你想不到的某个角落蹿出来,睁着圆溜溜的眼睛出现在我面前。“原来你在这里哦!”我笑着给它一个摸头杀,而它则歪头闭眼,给我一声哑哑的“喵——”之后,又自顾玩乐去了。

小猫胆小,也更需要安全感。我弹琴的时候,它便窝在我脚边,或是蹲在旁边的凳子上,张着大眼睛,小脑袋随着我的手来回晃动。晃得乏了,便把小脑袋往两只爪上一枕,像个孩子一般,不一会,便打起了细小的呼噜声。睡得深了,还不忘伸伸懒腰,打个滚翻个身,露出翻白的肚皮。

有时候,我一个人无聊了,坐在沙发上刷手机,翻翻书。而肖邦,则很懂事地跳上沙发,在我旁边,喵几声蹭蹭我,寻个舒适的位置安静陪伴。大多时候,我会陪它说说话或是摸个头;有时,我也会不理它,而这时,它便将下巴靠在我的腿上,用前爪拍拍我,再不理便张了嘴,似要咬我。“疼疼疼!”我假装很疼故意龇着牙,小家伙立马改用那带沙子一般的舌头舔舔我。

屋子就那么大,但在肖邦的眼里,我与它的距离,是不可以超过半米的。不管它睡得多久,只要我起来去倒杯水或做点别的什么,一转身,便能看到它已经跟在身后,昂着小脑袋望着我。即便是上厕所,它也会在趴在门口等着我。有时候走路,看似眼前无物,也会不自觉地很小心,生怕它突然又出现在了脚边,一不小心踢到了它。

作为一只宠物猫,肖邦完全没有谋生能力。从我接回它的那一刻起,它这一生,只有我。我照顾它,而它,则用一生陪伴着我,给我快乐。何处不相逢,每一份遇见,都有因由。愿往后,我的臂弯,会是你这喵生避风的港。

记得有位作家说过一句话,大意是即使再平凡的人生也总会有三分的辉煌时刻。

我的母亲姚领霞是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,自从1921年腊月来到这个世界,她86年的人生经历极其平凡,平凡得如同村头东江里的一滴水,像我家后园里的一枚竹叶。然而,这80多年的沧桑,许多事都在她的人生履历上刻下深深浅浅的印痕。

母亲的婆家距离娘家就二十来米,隔两畦菜地,很近。炊烟相连,厨声相闻。我们村叫贾家埭,一看就猜得出是江边滩涂上家前屋后有河流的条状小村。整个村子自西到东全是清一色的草房子,唯外婆家屋后是幢四周有高围墙、方正若印的青砖瓦房,似立于鸡群之鹤。瓦房的两扇黑漆大门是整木打制的,门的外面蒙了层厚厚的铁皮,铁门上缀满了坚固的铆钉。瓦房的主人叫姚文俊,早年上海开铁店还是某家银行的股东,富了后就在故乡买地造屋,很是光宗耀祖,村上人习惯地将这座“豪宅”称做“瓦房子”。瓦房子里面是“四合院”,中央是天井,四周是楼上楼下两进三间两厢回廊相连的“走马楼”,可容纳百人。瓦房的主人思想开明进步,无论是家乡父老或地下党组织有困难,到上海找到他总能得到帮助。瓦房子也就成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点。

贾家埭西行约一华里就是古镇姚家桥,之间隔了条宽阔的姚北支港。姚北支港的南头与更加宽阔的东西走向的姚家桥港相通。贾家埭就在两港交叉的圩区。港西的地势明显高出港东圩区许多。连接两岸的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大石桥,周围百姓都称大石桥叫“丰乐桥”,这是方圆五六里内两岸唯一的咽喉通道。

母亲的娘家和婆家的田地很少都很贫穷,农闲时外公和父亲这样的男劳力总要外出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,母亲自然要承担起两头的家务重担。锄草施肥,放羊喂猪,采桑养蚕,起五更睡半夜,雨雪天还得跟外婆学习纺纱织布或绣花剪纸。尽管每日起五更睡半夜,她总是默默承受着无处诉说的辛劳。

因为紧挨瓦房子,母亲就有了接触常来瓦房子开会的戴瑛、赵文豹、朱一鸣、戴戴云等人。他们觉得母亲勤劳机智本质好,便有意启发她,帮助她提高觉悟。有的时候开会,就让母亲坐在自家后门口小板凳上,一边纳鞋底一边警戒放哨。有时还让她传递情报。那年一个冬日,地下党组织决定当晚在瓦房子里集结开会,让她到镇上南街一家药店与朱一鸣取得联系。碰头时,朱一鸣焦急万分地告诉母亲,日军已获情报,正密谋调兵晚上突袭瓦房子,企图将抗战分子一网打尽,要她火速返回向已先期到达的戴瑛等领导汇报。母亲出得药铺,感到街上氛围异常,走到丰乐桥附近时发现桥头岗卡已经增加了伪军,对来往行人盘查得很严。她深知肩头责任重大,悄悄回到镇上户人家柴院的厨房里,抓住草屑撒在散开的乱发里,用锅底灰将脸抹黑,捞把泔水弄脏粗布破袄,再寻根草绳系在腰间,还将一只布鞋在粪缸里浸了浸,挎上坏柳篮,从从容容丰乐桥走去。守桥的伪军见了来个又脏又臭的乞丐,皱眉掩鼻不耐烦地挥手呵斥她快点过桥去。进了村,母亲直奔瓦房子。得到情报,地下党负责人当机立断取消会议,并且分头通知他人紧急转移。当晚,日伪军突袭贾家埭,重兵包围瓦房子,结果打了个空。新中国成立后,已任镇江市市长的戴瑛有次到姚家桥检查

工作,特地到贾家埭探访母亲,他指着母亲对同行的人说:“是她救过我们的命,要不是她,那次来瓦房子开会时可要被日伪军包围逮捕了。”

已经长大了的我,好奇母亲还有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有个寒冷的冬夜,我和母亲同坐在床上的被筒里,就着油灯纳鞋底。我问母亲,你怎么没有成为一名新四军女战士呢?母亲拽鞋线的手在空中闪了一下,叹息一声,讲起她人生的无奈。

原来,有着一双“三寸金莲”的外婆,认为历来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,女人,尤其是年轻的女人,就应当守在家里,不该抛头露面,为此母女俩常常斗嘴。1945年5月,乘姚家桥日军调防之机,戴瑛发动民兵突袭,一举摧毁日军据点,鼓舞了抗日军民士气。当年10月,苏南新四军北撤苏中和山东,组织上要求已经公开党员身份的地方同志,一是随军北撤,二是去外地投亲靠友。当时母亲怀着我哥已有八个月,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地方骨干也随队伍北撤了,母亲鼓足勇气对外婆说她也要随军北撤,得到的却是外婆劈头盖脸的一顿呵斥和严密的监管。外婆或劝说,你如果走了,我也不活了。组织上也做母亲的工作,说中央指示决定留下一部分力量在原地坚持斗争,劝她说你的身份没有暴露,又有身孕,实在是行动不便,留下来可以继续坚持为党工作。在坚持斗争的艰苦岁月里,母亲时常背着哺乳期的哥哥走村串户,以做尿布的名义收集破衣旧布,回来洗晒干后,悄悄发动熟悉的姐妹纳鞋底做军鞋。等积攒到一定数量,就把军鞋包扎好藏在用青草伪装的草篓里,趁夜摸黑或赶在天明前,步行十多里路送到团山脚下的秘密交通站。

母亲的辉煌时刻

□ 兰姑

家乡解放初期,我和哥哥、弟弟都很幼小,母亲积劳成疾仍然挣扎着下田干活、操持家务,家庭经济重担全压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。1954年,我大妹出生不久,母亲又不幸患上肺结核病卧床不起,因为无钱医治已奄奄一息。万般无奈的她,含泪忍痛将大妹送了人家,同时将弟媳喊到床前,嘱托自己去世后,请她对三个幼小没娘的孩子多照应点。或许是心中不灭的期盼和家庭责任激发的强烈求生意志,也许是中医草药的奇效,母亲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。时间到了1957年,有位北撤的姐妹来探访母亲,惊讶于母亲的情况,责怪母亲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不去组织登记,为什么如此贫病交加不去向领导汇报反映?母亲解释说,新中国成立后从来就没有人告诉她什么登记,即使知道有这回事,当时她生命垂危,也不可能跑上几十里路到大港去登记,再说自己也没有为革命做什么贡献。这位姐妹就将情况转告给了戴瑛。戴瑛立即派人联系有关部门,得到的答复是登记工作多年前早已结束,鉴于实际情况,只能以“坚持革命关系”的名义,办理每月领取一定生活费补贴的待遇。戴瑛又派人与江滨医院联系,医院在青霉素药品紧缺的情况下,保障了母亲的医治需求。很快母亲的肺结核病彻底痊愈了。之后的一段时间,戴瑛还经常将自家节省下来的粮票带给母亲,帮助我们八口之家度过了那段饥馑岁月。

母亲的一生是极其平凡的,在她平凡一生的履历上留有历史大事件的印痕。母亲勤劳勇敢,能忍苦耐劳,明大义,奉献不图回报,对自己生命史上的辉煌时刻不张扬,低调得几近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了。

今年是母亲诞辰百年,谨以此文铭记之。

插花者

□ 许锋

我喜欢花。其实没有人不喜欢花。花是人间最美的风景。此时,北方大雪飘飞,难得见花。梅是有的,但不多。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若是在寒风中偶然瞥见一枝梅,心便一动,便不由得想到春天。而南方,即便是在冬日里,很多日子也依旧是暖阳高悬,花随处可见,红得真艳,黄得真雅。我经常站在窗口,透过郁郁葱葱的树木,看那一树的黄,一树的红,看着,心便暖了,便会想起北方,我的故乡。

去年暑假,我回到故乡。七八月的兰州,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。我见到了一位“花仙子”——30年与花相伴,叫郑艺,或许不是真名。她是插花者,我才知道,插花也是一种职业。

插花,亦是花,又不是花。花还是花,自然之花;插,是一个动作,动作背后,是匠心、慧心。其实,插花之法古已有之,与茶道一样,是我国传统艺术之一。其萌芽于先秦,于魏晋南北朝小有气象。及至宋代,插花更为普及,北宋文学家欧阳修《洛阳集牡丹记》载:“洛阳之俗大抵好花。春初,城中无贵贱皆插花,虽负担者亦然。”明代袁宏道在《戏题黄道元瓶花斋》诗中云:“朝看一瓶花,暮看一瓶花……”以此颜君斋,一倍添妍华。”

自古至今,花始终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。插花,与附庸风雅无关,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
郑艺的“花斋”,满是花,国色天香者有之,亭亭玉立者有之,含苞待放者有之……满室生香,未及近前,已觉暗香浮动,盈盈袅袅。

白玫瑰几朵;雏菊几朵;绿叶几枝;薰衣草几株……它们若仍在自然之中,各自开,各自长,大地广袤,一定相安无事。可若居于一瓶、一盆、一罐,你若胡乱一插了事——那是凡夫俗子所为。

插花,便是艺术,是花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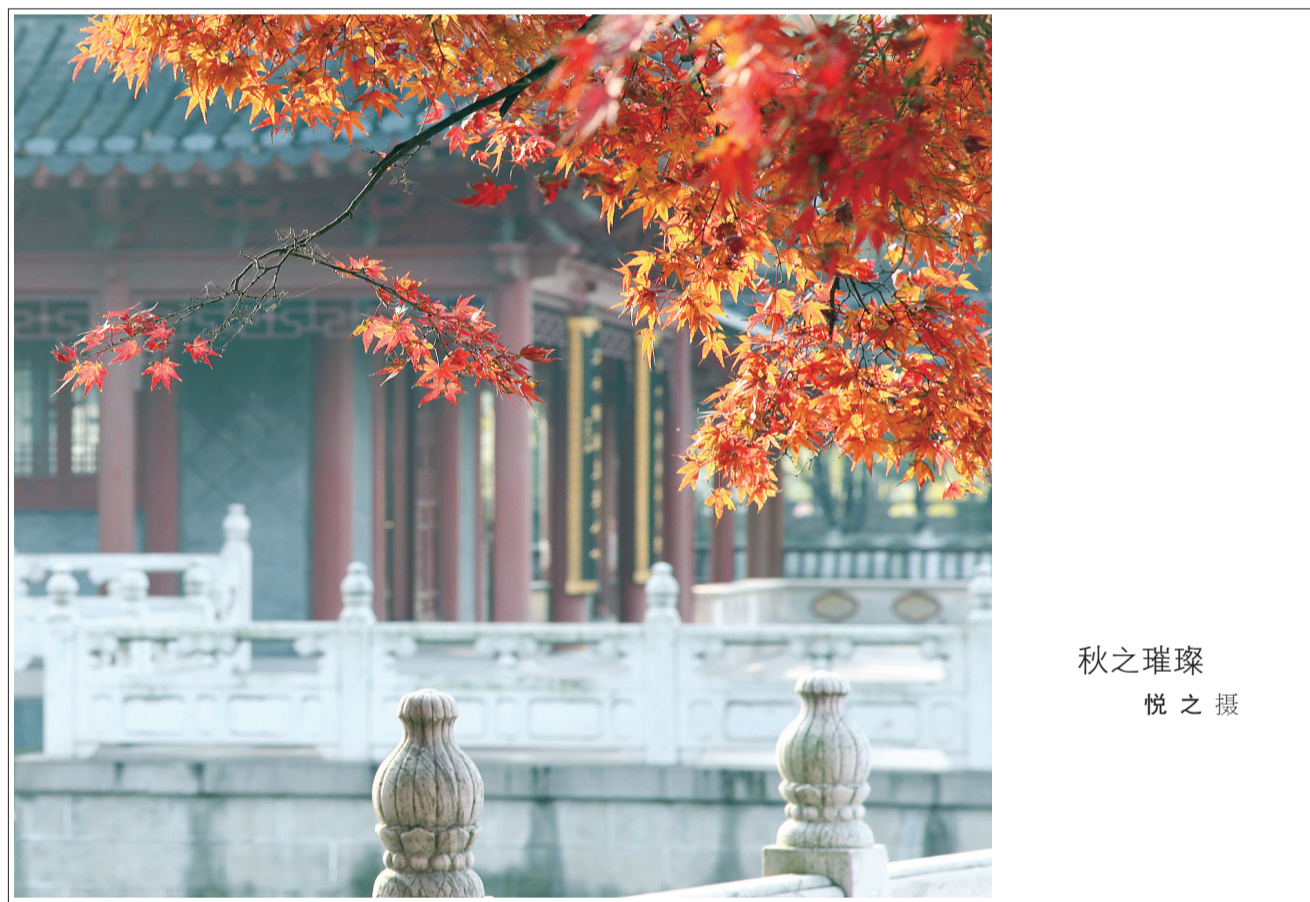
郑艺静静地坐着,端详着那些花,如无声的对话;又低头闻了闻花香,如心灵的私语。她甚至闭上眼睛——情绪的酝酿,是艺术创作的起点。她的心中,一幅“画”已然生成。她拿起剪刀,开始修修剪剪,剔除不需要的叶子、枝丫,甚至,去掉花朵上的花蕊。哪里需要“浓墨重彩”,哪里是“轻描淡写”,皆由心生。我看到她一双纤细而灵巧的手,在花朵与枝叶间自由地穿梭,游戏,来来往往,寻觅最美的风景与最佳的构图。

中景、前景、左景、右景、上景、下景。她试探着摆布、安插、挪移、调整。亦要遵循自然,花朵,向阳而生,更生机盎然;绿叶,虚实结合,才不反客为主;小花小草,夹杂其间,影影绰绰,无言无语,心甘情愿。

富有诗意的创作过程。很快,我看到,一片“硕大”的枯叶立起,呈环抱状,其间,一株兰草顶着一朵嫩黄的小花,新旧交替,生机乍现;一树火红的枫叶下,一片片绿叶相生相伴,不骄不躁;三朵粉扑扑的杜鹃,沿“河”而居,错落有致,有思有虑,含蓄内敛。

来自自然的植物,融入独具匠心的创作之后,又生成新的风景。少有少的妙,有多的美。不不精致、灵动。那一刻,被郑艺定格的景致,入了我眼,入了我心,入了我性。我凝望,端详,揣摩,思考;我想,当这样一件件花艺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,被置于客厅、窗台、书房的时候,生活其间的人,经意或不经意的注视,回眸,一瞥,生活之美,在黄昏的落日里,在朝阳的光芒里,妙趣横生,宁静致远。

朝看一瓶花,暮看一瓶花。看花开,悄然绽放;望花落,无声无息。花是天地之间最优雅的儿子佳人,径自来,径自去,无拘无束。花艺师,便是尽可能地留住它们的纯洁,无瑕,高雅,孤傲,与人相生相伴乃至惺惺相惜。插花者,是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匠人。



秋之璀璨
悦之摄

援疆诗行

我在田头扎根
我靠溪边生长
我看白云飞舞
我护紫花飘香

天山作峰
还有汨汨流淌的伊
犁河

你如此
纯粹自然
我醉倒在你的怀抱

来到这片土地
绿荫如海

我
不需甘霖
尽管我渴望甘霖
我
只要阳光
阳光给我希望
我守着这绿野繁花

不论活着
还是枯萎
枯
也要枯成
胡杨的模样

小白杨

□ 张仁君

今夜无眠

□ 周竹生

激,建立微反射,改善微循环。买上一台,按照说明书治疗,一点没用。有一种叫鹤翔庄的气功,动静相兼,调养相依,运气通络,化郁解闷,跟着认真学,天天晚上院子里站桩,学鹤舞鹤飞,也没用。折腾到这个份上还不见效,只能上家伙拿出终极撒手锏了,医生推荐了一种进口强力安眠药,医生说一般一颗就可以入眠,一颗半保管我安心睡觉。这个药鸭蛋青的颜色,纺锤形的形状,我吞了一颗无效,两颗无效,最后加到了每晚六颗照样毫无睡意。医生知道了,吓了一大跳,赶紧收了我的药,打发我出院。万般无奈,终于打听到苏州医学院有一个教授,可以催眠,通过意念发动,神奇得很。终于遇到救星了,于是到了苏州,结果这个教授按照他的原有程序实施,我也等着能够好好睡一觉。然后无论这个教授如何卖力,我一点都没有打瞌睡的迹象。我清楚地看到教授头上的汗珠一滴一滴冒出来,我心中的眼泪也一滴一滴地冒出来,催眠失败了……

陵口、丹阳、镇江、苏州、南京、上海……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。中西医

医,药疗理疗,一个月、三个月、半年,就是请不回瞌睡虫,治不好失眠症。万般无奈之时我彻底绝望,哪儿也不去看了,什么药也不吃了,天黑睡觉,天亮起床,晚上睡不着也不再多想,如果扛不住就像灯盏里的灯火一样灯枯火灭,一了百了。

我终于坦然了,放松了,有一天居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大约挺过了十个月的抑郁期,我战胜了失眠,从精神折磨的万丈深渊爬出来,和月亮说拜拜,见到了太阳。那个时候我写了两篇文章,一篇是《开心每一天》,一篇是《还有月光的美丽》,记录了我的心路历程。消息传出,竟然有许许多多的失眠者慕名而来,向我打听如何治疗失眠。遍访妙手回春的名医,探寻药到病除的神药,只要能治好病,无论是本人还是家人真正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,死猫当活猫医的地步。科学很神奇,医学发达了,但是在众多的疾病面前医学真的很无奈。我第一次知道,像我这样经受过失眠痛苦的人真的很多,很痛苦。听到他们凄苦病情陈述,看到他们脸上痛苦的神情,我真的

很愿意帮助他们,但是我实在说不出有效治疗的名医神药,我只能说放松,放下,我切身的体会就是这样。小病不要治,大病治不好,所以不要多去想,越想越烦恼,越想越害怕,自己就会被担忧、恐惧包围,整天担惊受怕顾虑重重,没病也想出病来,没病也吓出病来。讳疾忌医要不得,但是在疑心病多虑症缠身的时候,就要有一点《扁鹊见蔡桓公》中蔡桓公“寡人无疾”的盲目乐观。这个我不能跟他们讲,讲了也不管用。我更不能讲我治疗失眠是置之死地而后生,用无为而不治战胜失眠,这恐怕吓了了他们。我清楚地记得,有一个年轻人在我家迟迟不愿回去,竟然向我提出搬来跟我同住,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战胜病魔,可惜我要上班,无法陪伴他。没有多久,我获悉他竟然病故了,尽管还有其他的病因,但是正值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扛不住非绝症的病魔,还是匪夷所思,我只能说他如果没有失眠症大概率不会走得这么快这么早的。

今夜无眠,夜夜无眠。即便是这样也不要怕,睡眠是人的天性,是大自然的安排,睡不着的痛苦永远是暂时的。